

云氏家族是影响元朝南方统治的关键人物，对海南的影响尤其直接。云从龙是元朝皇帝忽必烈派往海南的第一任军政最高长官，他在16年的官宦生涯中，深受忽必烈器重和百姓拥戴，除分别为父母各守孝3年，10年中升职八次。过世后家中11人获封赐，其中5名男性后代封官进爵。云从龙在游历三亚落笔洞期间，曾赋诗一首，诗中豪情万丈，但舒适惬意之间却流露出些许落寞之情，屡经索隐，发现其中别有深意。



落笔洞留下了云从龙所题“落笔洞”三个大字，尺大有余。李幸璜摄

——亚落笔洞因洞中“有二石形如悬一笔，笔尖水滴不断”而名。落笔洞留下众多自宋至明清时代题刻，其中居于最显著位置的是云从龙所题“落笔洞”三个大字，尺大有余。落款“至元癸未”、“维山云从龙”，且赋诗一首：

地极南溟阔/洞天琳宇奇/好山如绣画/野路自逶蛇/不见飞仙蛻/空留谪客诗/清风驾归羽/乘此访安期

此诗作于至元癸未，即1283年，系南宋灭亡第四年。作者云从龙，号维山，“昭勇大将军、广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”，也是元朝皇帝忽必烈派往海南的第一任军政最高长官。全诗是云从龙游落笔洞时所写，以景抒情、气度不凡。诗中豪情不仅缘于云从龙的元代朝廷命官身份，还与其民族归属有关。但在作者豪情万丈、舒适惬意之间，“不见飞仙蛻，空留谪客诗”两行诗句，却多少显得有些落寞，终从史料微痕中找出深意，诗句之间其实隐藏着一个令云从龙魂牵梦绕的地方——绍兴。

地极南溟阔 洞天琳宇奇

云从龙乃元朝皇帝“钦授宣命，令带已降金牌虎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广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”，为什么会对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的行都——“绍兴”念念不忘呢？

云从龙异乎寻常的身世与经历，使人很难真正理解这首貌似应景的五言诗。

诗作前两句“地极南溟阔，洞天琳宇奇”。以“地极”喻“海南”，以“琳宇”喻朝廷。“地极南溟阔”，借鉴自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地势极而南溟深”。面对茫茫南海，云从龙想到的不是“深”，而是“阔”。崖州八景之一的三亚落笔洞，在元朝已经是位于国土疆城南端的人文胜迹。经过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忽必烈建立元朝，大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辽阔、最强盛的国家。站在国土南端的土地上，远望云雾溟溟中的南海，身为蒙古后裔、朝廷命官的云从龙，也许会想到意为“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”的祖先成吉思汗，能成就如此广阔强盛的帝国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？“地极南溟阔”实属直抒胸臆！

来到别有洞天的落笔洞，作者竟用“琳宇”喻之，可谓“境由心造”。“琳宇”乃殿宇宫

海南赋诗恋『仙都』云从龙

元初蒙古儒将挥毫落笔洞

观的美称，在洞中徘徊环视之中，浮现于作者心中的是元大都雄奇壮丽的皇宫。将落笔洞景观之奇与帝王宫殿相提并论，有对大都皇宫的向往，有对忽必烈的崇敬，也有对蒙古民族创造奇迹的赞颂。“洞天琳宇奇”与“地极南溟阔”不仅有文字的对仗，其意象上也对仗自然工整——以“地”对应“天”，以“地极”对应“琳宇”，以“阔”对应“”奇“，隐含地方与朝廷、臣与君的关系，“阔”与“奇”是对大元帝国特征的高度概括。

另外，云从龙有极其深厚的《易经》造诣。诗篇起始，上句写地，下句写天，暗合《易经》第十一卦泰卦。泰卦象辞含“有包容大川似的宽广胸怀”，“能够辅佐公正有道德的君主”之意，喻光明正大，道德高尚。同时，借此对自己南宋即灭即辅佐大元朝廷进行解释。蒙古人在元朝做官应该天经地义，为什么要解释呢？缘于他的特殊身世。

云从龙乃南宋进士，落笔洞题诗是在南宋灭亡4年之后。尽管当代研究已经证实其为蒙古族，但是，云从龙及其后裔一直到数十年之前，都未曾公开过自己的蒙古族身份。700多年的隐匿，云从龙在当时或许还不能、或不想透露出自己的蒙古身世。在南宋即灭时旋即出任高官，还连升连任推恩父母，而那些曾经一同谈经论道的同窗、同好则大多拒仕隐居，云从龙一定会遇到不少误解和非议。这种内敛隐晦的解释几人能知、几人能解呢？云从龙其实更多的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话。

崖风以和 崖人以歌

“好山如绣画，野路自逶蛇”，作者的目光从大海、天地之间收至眼前。

面对四周的山野风光，云从龙心性格外舒畅，“山”是“好山”，如画景致以“绣”喻之。如果将思路往前回溯四年，就不难理解作者对“好山”的无比珍视。

至元十五年（1279年），南宋灭亡，大元一统天下。云从龙“即本年钦奉，宣命给降金牌虎符，授怀远大将军、琼州安抚使”，这是云从龙初次以元代朝廷命官的身份登上海南岛。经历了南宋末年的海盗横行、宋元战争，连年战乱使美丽海岛满目疮痍、民不聊生，朝代更替让百姓处于惊魂未定之中，云

从龙面临尽快抚平战争创伤的重任。

云从龙“轻其有差之役，革其无额之徵。谷峒之氓黎童之种，伺间窃发以为民害者，谕之归来强悍不悛者，设机擒戮，逾年而政成，海隅之邦始获统一”（《参知维山公传》）。

与其同时代的邢梦璜在《磨崖碑记》中对当时“崖风以和，崖人以歌”情景有详细记载——爰有近村近峒，色喜相告曰：“此地昔为暴区，今为乐土”。

邢梦璜还进一步阐述——“襁负而至者摩肩接踵，殆无虚晷。邦人咸愿摩崖纪绩，属梦璜记之，璜虽不文，姑识其实云。”局势安定之后“襁负者”摩肩接踵而至，以致“殆无虚晷”，元朝海南人口的大幅增加佐证此说。

“襁负而至者摩肩接踵”必为“乐土”而来，如一直为“暴区”，定避之唯恐不及。

黄道婆少年时代流落崖州，元代元贞年间（1295—1296）重返故乡，黄道婆在海南岛度过了大约三十余年时间，上岛伊始的数年间正好是在云从龙任上。海南的一片乐土和淳朴智慧的黎家先民，共同成就了中国纺织技术革命的鼻祖。

云从龙抚琼有方不仅获朝廷擢升，且“推恩父母”——“十七年（1280年）庚辰带原降金牌虎符入观，朝廷录其怀柔之功，优诏慰劳，钦授宣命，令带已降金牌虎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广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。仍推恩父母，钦授宣命封总管公如职，苟氏封宜人。”（《参知维山公传》）

尽管邢梦璜提到“邦人咸愿摩崖纪绩”，不过海南尚未发现过有关云从龙的“摩崖纪绩”。依照云从龙的才学个性、为人



云从龙墓园，位于广州白云山梅岭（即现在的五仙桥银河村）。 陈耿 摄

为官之道，或对“摩崖纪绩”辞而不要。

云从龙之名出自《周易·乾》——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。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此时之“从龙”无论视己为“潜龙”、“见龙”还是“惕龙”，都会谨慎处事。不过经过四年耕耘，崖州百姓安居乐业，受到民众拥戴、朝廷嘉奖，擅诗擅书的云从龙在游落笔洞时才有了题字留诗之举。

从“暴区”到“乐土”，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付出有了回报。云从龙将自己的心境凝聚成“好山如绣画，野路自逶蛇”。

“野路自逶蛇”包含着作者对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欣慰之情，云从龙对大自然的崇尚也溢于言表。自然之“野”是一种境界，但当写下此句，蜿蜒曲折的“野路”触动了作者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情弦。从登岛后的一路曲折，作者的思路飞速穿越琼州海峡，掠过曾经供职的广东、邕州（今抚州），最终停留在了“仙都”绍兴。

此非神仙都 空留谪客诗

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情与崖州“野路”■然相异，早期的学习讲贯情景涌上心头，便有了诗之下句“不见飞仙蛻，空留谪客诗”。

诗中之“蛻”指鸟换下来的毛，“不见飞仙蛻”意即“连神仙飞过的羽毛都看不到。”一直写实抒情的作者为什么突然提到“神仙”呢？因为绍兴有“仙都”之称。历史上许多诗人都为神仙之都留下过绝美诗句：

仙都难画亦难书，/暂合登临不合居/绕郭烟岚新雨后/满山楼阁上灯初。——元稹

此方定是神仙宅/禹亦东来隐会稽。——苏轼

烟姿玉骨尘埃外/看自有神仙格/花中越样风流/曾是名标清客/膏腴上地/亩值一金。——宋书

立于遥远的南海之滨，寓居绍兴时的兰亭丝竹、曲水流觞、高会群贤已恍如隔世。“不见飞仙蛻”含蓄透露出作者对自己少年、青年时代长期求学、生活之地的深刻眷恋。

“落笔洞”三个字，就足以令云从龙想起留有书圣父子墨宝的仙都鹅池。云从龙曾为绍兴才子胡三省题过一幅对联，落款便是“鹅池云从龙拜题”。

在落笔洞的两支钟乳垂笔之侧挥毫泼墨，作者的思绪不由自主飞到了“翰墨风流冠古今”仙都绍兴。或许作者曾经在兰亭与书友谈诗论道，在鹅池侧畔临过书圣墨迹。“仙都”毕竟遥不可及，只能感叹此处非是神仙都，别说有神仙驻留，就是神仙飞过落下的羽毛也看不到啊！一时间难以自拔的情愫，竟然让身为朝廷命官的云从龙体验到了被贬左边的感觉，此时的作者完全把自己当做了像苏东坡一样遭贬流放之人。从“不见飞仙蛻，空留谪客诗”展示的落寞与怀恋不难看出，一生充满理性与智慧，在官宦之路上步步高升的云从龙，其实也是性情中人。

清风驾归羽 乘此访安期

云从龙并没有沉溺太久，他很快调整了在“仙都”与“谪客”间飘忽的情绪，回归现实的作者以轻松惬意的笔触结束了诗篇——“清风驾归羽，乘此访安期”。

此诗作于1283年二月，落笔洞正是清风送爽之时。从追忆中收起思绪的云从龙，重新找回了自信，甚至有些自得，他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驾驭人生。作为地方官，云从龙应该不止一次到过落笔洞，并且可能是乘坐马车前往。尽管“不见飞仙蛻”，但随风吹动的马鬃令心格外轻快，似乎要像羽毛一样向上升腾。从“清风驾归羽，乘此访安期”的诗句中能够感受到，在战乱创伤得以抚平，朝廷再次擢升并推恩父母的情况下，云从龙再次来到落笔洞并题名赋诗，内心深处非常享受。

这首诗具有强烈的空间感、层次感、画面感，其中的色彩、动感、时空的交错，似一幅幅画卷依次展开。在不着痕迹的咏景之中蕴含气象万千。写景抒情起承转合、错落有致。大到“南溟”之阔，小到“飞仙”之“蛻”，在作者构建的大乎其大、微乎其微的境界中，诗作张弛有度、文字娴熟，蕴含丰富，浑然天成。

云从龙题字题诗之后，元明清各代不断有文人骚客留字留诗于洞窟之中，落笔洞就此声名远播。■